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

四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八

碑

靜江府虞帝廟碑

廟故有鼻亭神及唐武墾象皆斥去之

靜江府故有虞帝祠在城東北五里而近虞山之下皇澤之灣蓋莫詳其始所自立而有唐世刻詞在焉有宋淳熙二年春二月今直祕閣張侯弒始行府事奉奠進謁仰視棟宇傾墊弗支圖象錯陳遣以淫厲則竦然曰帝德在人其神在天威靈所加無有遠邇降祠茲土粵有故常而因陋踵訛以至于此弗圖弗革其實懼焉已事則命撤而新之時又方按國典毀諸旁祀不如法者因悉致其美材文石以奉茲役作治逾時訖事以告門觀嚴顯麗雜遠屏外朝內寢惟帝及二妃之神恭已面南儼然臨之秋七月癸

未候率其僚奉承牢醴俯伏灌薦以妥皇靈肝鬲旣通拜
手言曰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義禮智父子君臣爰及昆
弟夫婦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彛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惟
帝躬聖誠明自然慈孝于家仁敬于邦友弟刑妻取人與
善從容鉅細各極其極如規之圓如矩之方使凡天下後
世之爲人倫者莫不取則高明博厚化育並流孰是遐陬
敢私其施惟蒼梧野謂帝所藏寅緣此邦獲恭明祀茲率
群吏釁於新宮穆穆威神不仁者遠敢不再拜稽首惟帝
之神實臨照之於是三獻成禮神人浹和吏民駿奔咏嘆
興起合辭懇請願著石章俾來謁辭以詔無極熹竊惟帝
之所以配天立極法施無窮者旣非文字形容所及而傳
記所稱南巡不反遂葬蒼梧者又非經言無所考信則皆

罔敢知惟是天理人倫之際帝之所以幸教後世者蓋嘗
與侯講而志之於侯之意庶幾識其所以然者乃敬篆而
顯詩之俾歸刻焉其詩曰

虞山之土

澠水之澍

誰脩虞祀

九歌招舞

有翼張侯

牧此南州

懷帝之仁

答其祐休

載瞻祠宇

頽剝支柱

明靈弗蠲

淫傲駢伍

乃教綱紀

乃夷乃攻

乃堂乃基

峻宇崇墉

帝降不遲

四門穆穆

侯樂其成

來饋來祝

惟帝之德

規圓矩方

即物而則

大倫以光

爰自側微

動植潛被

恭已當天

雲行雨施

惠于來世

億萬斯年

穹天傳地

峙嶽流川

矧是卉裳

舊惟聲教

愀然見之

興起則效

子隆于孝

臣力其忠

侯拜稽首

惟帝之功

少傅劉公神道碑

淳熙五年秋七月某日觀文殿學士彭城劉侯珙薨於建康之府舍疾革時手爲書授其弟珮使以屬其友朱熹若曰珙不孝先公少傅之墓木大拱而碑未克立蓋猶有待也今家國之讎未報而珙銜恨死矣以是累子何如熹發書慟哭曰嗚呼其父遽至此耶且吾蚤失吾父少傅公實收教之其父之責乃吾責也即訪其家得公弟屏山先生

所次行狀又得今江陵張侯拭所爲銘以次其事曰公姓
劉氏諱子羽字彥脩其先自長安徙建州今爲崇安縣五
夫里人曾大父贈朝議大夫太素大父贈太子太保民先
皆以儒學教授鄉里而皇考資政殿學士贈太師忠顯公
遂以忠孝大節殺身成仁事載國史公其嗣子也少以父
任補將仕郎積勞轉宣教郎權浙東安撫司書寫機宜文
字入主太僕太府簿遷光祿丞辟河北河東宣撫司書寫
機宜文字以功轉朝請大夫授直祕閣建炎三年擢充祕
閣修撰知池州改集英殿修撰知秦州未行除御營使司
叅贊軍事辟川陝宣撫處置使司叅議軍事四年除徽猷
閣待制紹興二年領利州路經略使兼知興元府除寶文
閣直學士封彭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三年責授單州

團練副使白州安置四年還故官提舉江州太平觀復爲
集英殿修撰知鄂州權都督府參議軍事宣諭川陝踰年
還報復待制知泉州八年落職奉祠尋責散官漳州安置
十年以赦得還十一年復故官起爲沿江安撫使知鎮江
府十二年復待制進爵子益封二百戶是歲罷復爲太平
祠官五年而薨年五十矣公天姿英毅自少卓犖不羣年
二十四五時佐忠顯公守越以羸卒數百破睦寇方臘數
十萬衆卒全其城復佐忠顯公守真定會女真入寇以大
兵圍其城公設方略登陴拒守數月虜不能下而去忠顯
公旣以節死公挾喪歸葬號天泣血以必報讎恥自誓朝
廷亦素知其材使參御營使軍事時叛將范瓊擁彊兵據
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知樞密院事張

忠獻公與公密謀誅之一日爲遣張俊以千人度江捕他盜者使皆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諸公相顧未發公坐廡下恐瓊覺事變遽取黃紙執之趨前舉以麾瓊曰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公顧左右擁置輿中衛以俊兵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瓊在圍城中附賊虜迫脅二聖出符狀且曰所誅止瓊耳汝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因悉麾隸他軍頃刻而定瓊竟伏誅張公由此益竒公及使川陝遂辟以行至秦州立幕府節度五路諸將規以五年而後出師明年虜窺江淮急張公念禁衛寡弱計所以分撓其兵勢者遂合五路之兵以進公以非本計爭之張公曰吾寧不知此顧今東南之事方急不得不爲是耳遂北

至富平與虜遇戰不利虜乘勝而前宣撫司退保興州人情大震官屬有建策徙治夔州者公叱之曰孺子可斬也四川全盛虜欲入寇久矣直以川口有鐵山棧道之險未敢遽窺耳今不堅守縱使深入而吾乃僻處夔峽遂與關中聲援不復相聞進退失計悔將何及今幸虜方肆掠未逼近郡宣司但當留駐興州外繫關中之望內安全蜀之心急遣官屬出關呼召諸將收集散亡分布險隘堅壁固壘觀釁而動庶幾猶或可以補前愆續後咎柰何乃爲此言乎張公然公言而諸參佐無敢行者公即自請奉命北出復以單騎至秦州分遣腹心召諸亡將諸亡將聞命大喜悉以其衆來會公命驍將吳玠柵和尚原守大散關而分兵悉守諸險塞虜諜知我有備引去明年虜復聚兵來

攻再為玠所敗俘獲萬計蜀土以安宣撫司移軍閬州公
請獨留關外調護諸將以通內外聲援軍民之心翕然向
之又明年漢中大饑諸帥閉境自守因有違言皆願得公
與連兵張公承制可其請公至鎮開關通商輸粟輯睦鄰
援飭兵練卒柵險待敵會虜復入寇將道金商以鄉四川
公以書諭金州經略使王彥使伏彊弩於險以俟之彥習
用短兵屢平小盜不以公言為意虜猝至不知所為逆戰
果敗走保石泉時吳玠為秦鳳經略使公聞彥失守亟移
兵守饒風嶺且以語玠玠大驚即越境而東一日夜馳三
百里中道少止請公會西縣計事公報曰虜旦夕至饒風
下不亟守此是無蜀也公不前吾當往今又西走不知者
謂吾懼而逸爾諸將得無解體乎玠得書即復馳至饒風

列營拒守虜人悉力仰攻死傷如積更募死士由間道犯祖溪關以入繞出玠後玠遽走還漢中且來邀公欲與俱去公不可留玠先柵定軍山以守玠不可公不得已退守三泉從兵不及三百人與士卒同粗糲至取草牙木甲噉之遺玠書與訣玠持之泣下欲馳赴公未果其愛將楊政者大呼軍門曰公今不行是負劉公政輩亦且舍公去矣玠乃來會三泉時虜游騎甚迫玠夜不寐起視公方甘寢自若旁無警何者遽起公請曰此何等時而簡易若是公慨然曰吾死命也亦何言玠慙嘆泣下竟不果留公以潭毒山形斗拔其上寬平有泉水乃築壘守之儲粟十餘萬石盡徙將士家屬柵中積石數十百萬下臨走蜀道數日虜果至營數十里間一夕候騎報虜大軍且至諸將皆失

色入問計公曰始與公等云何今寇至欲避邪下令奪食
遲明上馬先至戰地前當山角據胡牀坐諸將追及泣請
曰某輩乃當致死於此非公所宜處也公不爲動虜知不
可攻亦引退自虜入梁洋蜀中復大震宣撫司官屬爭欲
公更爲浮言相恐動力請張公徙治潼川令下軍士憤怒
或取其榜毀之公亦以書力爲張公言此已爲死守虜必
不敢越我而南藉令不能守我死行未晚也今一旦輕
動若此兵將忿怒恐將有齟齬公墳墓者柰何張公發書
大悟立止不行虜遣十餘人持書與旗來招公及玠公斬
之餘一人使還曰爲我語羣盜欲來即來吾有死耳何可
招也因復與玠謀出銳師腹背擊之未及期而虜已遁矣
蓋方虜未至公已悉徙梁洋官私之積置他所虜旣深入

無所得而糧日匱前後苦攻死傷十五六又聞公之將襲
已也懼故遁公亟遣兵追擊之墮谿谷死者不可計其餘
衆不能自拔者猶數十柵皆降之是時虜大酋撒离喝兀
木輩主兵用事計必取蜀以窺東南其選募戰攻蓋已不
遺餘力而我之謀臣戰將亦無敢爲必守計者獨公與張
公協心戮力毅然以身當兵衝將士視公感激爭奮卒全
蜀境以蔽上流寇退又方相與定計改紀軍政以圖再舉
而張公已困於讒公亦相次得罪徙白州矣始吳玠爲裨
將未知名公獨竒之言於張公張公與語大悅使盡護諸
將至是上疏請還所假節傳檄戟贖公罪士大夫以是多
玠之義而服公之知人旣張公入相大議合兵爲北討計
召公赴闕使諭指西師且察邊備虛實公還奏虜未可圖

宜益治兵廣營田以俟幾會時又方議易置淮西大將且以其兵屬公公復以爲不可遂以親老丐郡以歸泉僧可度以賂結中貴人屬戚里陳氏誣奏奪陳洪進守冢寺符州奉行公曰此細事爾然小人罔上如此是乃履霜之漸不可長也即疏其事以聞僚屬相顧莫敢連署公乃獨奏極言之可度等皆抵罪既又大興學校以教其人堂序規模略放大學至今爲閩中諸郡之冠已而淮西軍果亂議者反謂公實使然不責無以係叛將南歸之望於是有臨漳之行聞者嗤之而公不自辯也在鎮江會金虜復渝盟公建議清野盡徙淮東之人於京口撫以威信兵民雜居無敢相侵擾者嘗得盜劾之乃楚州守某者所爲前後攻劫不可計悉具獄弃之市某者亦坐遠竄於是境內帖然

道不捨遺既而虜騎久不至樞密使張俊視師江上以問
公公曰此虜異時入寇飄忽如風雨今更遲回是必有他
意已而果復以和爲請使至植大旗舟上書曰江南撫諭
公見之怒夜以他旗易之翌日接伴使者見旗有異大懼
索之急公曰吾爲守臣朝論無所與然欲獨此於吾州之
境則吾有死而已索猶不已乃遣人境外授之會張俊歸
奏事上聞公治狀及料敵語於是復有待制之命公以和
戎本非久遠計宜及間暇時修城壘除器械備舟楫以俟
時變宰相秦檜不悅諷言者論之罷歸遂不復起薨後十
有六年和議果敗虜騎直抵采石瓜洲江津幾不守於是
人始服公前慮之深而恨其不及用也熹之先人晚從公
游疾病寓書以家事爲寄公惻然憐之收教熹如子姪故

熹自幼得拜公左右然已不及見公履我開府時事獨見其居家接人孝友樂易開心見誠豁然無纖芥滯吝意好賢樂善輕財喜施於姻親舊故貧病困阨之際尤孜孜焉因嘗從公門下士及一二故將問公平生大節又知其志身徇國之忠决機料敵之明得將士心人人樂爲盡死事皆偉然雖古名將不能過至其爲政則又愛民禮士敦尚教化决姦黷伏不畏疆禦乃有古良吏風及公旣沒然後得其議奏諸書讀之知其痛憤無日不在於讎虜而其識慮之深又如此未嘗不慨然撫卷廢書而歎也公元妃福國夫人熊氏葬拱辰山忠顯公墓次而屏山先生實表之繼室慶國夫人卓氏公沒持家二十餘年細大有法內外斬斬彭城侯雖熊出然其撫之厚而教之嚴所以成就其

德業爲多遇族黨親疎曲有恩意薨荆南府舍葬甌寧縣
演平之原公子三人彭城侯爲長次瑞承務郎出後公弟
祕閣公早卒次珽從事郎亦以公命爲屏山先生後孫男
二人學雅承務郎學裘尚幼女二人長適將仕郎呂欽次
未行熹惟公家三世一心以忠孝相傳事業皆可記而公
所處尤艱且勤績效最著人至于今賴之於是旣悉論載
其實又泣而爲之銘以卒承彭城侯之遺命其銘曰

天警皇德 曰陂其平 復畀人傑

俾扶厥頌 薄言試之 于越于鎮

卒事于西 亦危乃定 始郤于秦

偪交飄推 一士之得 厥猷以昭

再蹶于梁 莫相予死 亦障其衝